

夏 紅 秋

范 政 著

浙江新華書店發行

夏 紅 秋

著 作 者 范 政

發 行 者 浙 江 新 華 書 店

印 刷 者 浙 江 新 華 印 刷 廠

一 九 四 九 年 九 月 翻 印

〇 〇 〇 一 一 三 〇 〇 〇

本書係根據東北書店一九四九年五月
再版本翻印

這是我們從安東撤出以後的一個新年晚上。

部落裏的秧歌鬧過了，老鄉們都回家去吃團圓餃子。我和我們團體幾十個首次在外過年的男女同志，坐在熱炕上，用軍大衣蓋着腿，互相偎依着，交談着自己的往事：怎樣從『同學』變為『同志』的？

因為都喝了點酒，豆油燈照得臉蛋兒通紅的。

在我們屋子的周圍，是參天的白樺林，軍人似的排列着，戴着白雪製的帽子。森林裏不時傳來狼嚎和麝子叫。在村南頭，是結了冰的鴨綠江，彼岸有解放了的朝鮮人跳舞唱歌。如果爬上東邊的那座小山崗，就可以望見長白山的高峯，老鄉們都用

親切的口吻稱他爲『老白山』。老白山有龍崗龍頭和天池，老年人自然給我們講了許多令人嚮往的神話——可惜現在不可能多講，在這裏只告訴你們，我們是在這樣一個有趣的環境裏開『新年回憶晚會』的。

大家互相補充着、同情着、嘻笑着，有時也流着眼淚，就這樣，我們跟親兄弟、親姊妹一樣的傾談着。

最動人的要算是夏紅秋同志的回憶了。當她述說的時候，大家都豎起耳朵，甚至連呼吸都跟她一致了！燈裏的油添了二三回，雞叫了她才說完。同志們都覺得很有意思，因爲她的故事不僅是說明了她一個人，她差不多成了我們這一羣青年的代表，不過她的經歷更複雜更豐富罷啦。後來大家要我把她這故事寫下來；我也覺得有這個責任，我應當把她寫成。

夏紅秋——安東有不少中學生都認得她，無論在會議上、舞台上、運動場上，都能看到她的影子。

家裏人給她起個小名『假小子』；她從小就穿男裝，臉是黑紅色的，長睫毛，大眼睛，高鼻子，寬寬的肩膀；走起路來挺胸闊步，現出一種運動

的姿態。

她有一副好嗓子，在小學校時，她的笑聲能波及全校，因此又叫『震全球』。

男同學都願跟她一起玩，但也都怕她，因為當她一發現有人對她輕佻的時候，她就狠狠的給她一個『下不去』；加之她常愛獨唱一首『野薔薇』的歌，所以中學時，有些無聊的男同學給她起了一個『野薔薇』的外號，並說是有刺的。

我願盡力把這樣一個女孩子的不平常的故事告訴讀者們，爲了描寫方便起見，我採取了第一人稱的口氣。

那麼，你們就聽夏紅秋同志自己說吧。

—

同志：你說我中了些『奴化教育』的毒嗎？是的。

但，這能完全怪我自己嗎？不！同志：我實在被日本人愚弄擺佈得太可憐了；我過去真是個自以爲聰明的傻瓜；

爲什麼不早告訴我是中國人呢？我真恨我的父母。

但仔細想想也不能怨人家，因為那時父母要說明了我的祖國，我這張好說的嘴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把二老變成『思想犯』的。

同學們之間，更沒有提到自己是中國人的，因為除了少數年紀大的同學知道又不敢說外，她們大半都和我一樣，——以為自己就是『滿洲國』人。

我還真有些丟人的事情呢。

『女高』的川畑老師，她名義上是個體育教員，其實全校的事沒有一件她不管的。連年老的校長，精明的王老師說了也不算數，當同學們遲到或背錯了『詔書』的時候，她就打耳光或罵『八嘎！』同學請假她總是不答應，但你送她些白糖或雞蛋，她就笑着准假了；所以有不少同學都恨她，偷偷的罵她：『死日本婆子！』我也是一樣。

可是後來，川畑對有些同學變了，譬如對我吧，就總是用那日本女性所特有的溫柔跟我談笑，常常摟着我的肩膀說：

『夏桑』，去打網球吧？』

『夏桑，請到我的屋子裏談談。』

為什麼呢？是經過這件事開始的：

那天太陽簡直像一個大火爐，悶熱的操場上，全校學生在開着慶祝會，隊伍整齊的立正着，形

三條線：上邊是露着半個耳朵的短髮，當中是遮不了膝蓋的裙子，下邊是慶祝昭南島（新嘉坡）陷落的白膠皮鞋。汗從鼻尖、眼窩、臉頰裏冒出來，流下去，多麼難受，多麼癢癢啊。

『八嘎！』緊接着『拍！』的一聲。我不敢回頭去看，但知道是川畑打了旁邊的汪乃芳同學，原因一定是他抓癢了。據川畑說這樣開會是鍛鍊『新國民』精神，因此我竭力做出『尙武』的樣子，雙腿筆直，用勁聽着台上那位佩着軍刀的日本少佐的訓話。他說的很平淡，聲音沒有高低，手總是像鐘擺似的動着，他也流汗，但並不擦，日本人處處都在想叫我們佩服他呢。

忽然汪乃芳中暑暈倒在我的前面，少佐也閉了嘴，我用立正姿勢問：『我可以把她扶起來嗎？』

『可以。』川畑答。

我把她攙到教室裏，這勤儉用功的學生，瘦弱蒼白的臉上，滾着大粒的冷汗，我用涼水把她噴醒，她咕噥着：『這個死日本婆子！』我說：『你別亂說啦！』就回到隊伍裏去了。

少佐訓話已畢，王老師走上講台，很恭敬的向他鞠了一躬，然後說了幾句感謝少佐的話，就指着前排的『小妹妹』任明問：『你說：大東亞戰爭的

勝利是誰賜給我們的？』

任明被冷不防的一問，就匆促的答：『日本友邦』。

全體同學都悚然了！川畑瞪起眼球，從牙縫裏吐出幾個字：『八嘎！任明，站到前面來。』她又指着李鳳枝問：『她剛才回答的對嗎？』

『不對，應該是日本親邦。』川畑緊接着問：『滿洲帝國和大日本是什麼關係？快說！快說！』

李同學嚇的嘴唇發抖，說不出話來。

『笨蛋，站到前面來！』川畑像要獵取什麼對象似的來回走着，大家都提心吊膽，生怕問到自己的頭上，一下子，她的眼睛盯住了我，我呢，就大膽的背着書說：

『給我們輝煌勝利的是大日本親邦！日本和滿洲國就像父親和兒子一樣。』

我擔心我這發言會挨罵，可是她笑了，我心裏却撲通撲通的跳着。

川畑走到任明和李鳳枝面前發佈命令：

『跪下！』任慢慢的跪下了，李還猶豫着。

『跪——下！』第二個口令之後她也跪下了。一千多隻眼睛看着她倆，火熱的太陽也看着她倆。

川畑用上嘴唇咬着下嘴唇，像要咬出血來似

的：『哼！跪都不會跪嗎？夏桑！你出來做個榜樣。』

我像被電觸了似的，祇好服從：『哈衣！』把披在前額的頭髮用勁一甩，大踏步走到隊前，和她倆並排跪在地下。

地是小砂子鋪的，而我又裸着腿，火辣辣的疼。我看見李鳳枝眼睛下掛着淚珠，我想：『這個一向嬌生慣養的小姐，怎麼能受這個罪呢？』

『夏紅秋才是服從精神的模範，都看見了嗎？』川畑問全體。

『看見了！』轟然一聲響在我的身後。

散會後，川畑摸着我的大腿問：『痛嗎？』我不敢說痛，祇能表示：『不，老師。』

就從那天起，她就對我好起來，尤其當每星期日，幾個日本老師開過祕密會以後，川畑總是介紹書籍給我，教我日語，並講着日本的『寶塚的歌舞團』，女學生在櫻花節的歡樂，聖潔的女人在『忠靈塔』的遙拜，日本強盛的原因。不知不覺的我被迷住了。

『將來我帶你到東京去，將來做個音樂家，好嗎？』她一向鼓勵女學生做賢妻良母的，而她竟叫我當音樂家了，她是多麼器重我呀！

同時我又開始幻想起來：『什麼時候「滿洲國」能和日本一樣的文明和強盛呢？』走到『大和區』，看到馬路乾淨，日本人懂禮貌，文化程度又很高，『大和女高』出來的學生，一個個像蝴蝶似的潔白好看。而『滿系人』呢？無秩序，不團結，並且有不少要飯抽大烟打嗎啡的，大部份都目不識丁，更談不上科學了。

有時我也看見日本人欺侮『滿洲人』，當時心裏也很難過和不平，後來我想：『有什麼辦法！誰讓咱自己不爭氣！』

回到家裏，照樣看到爸爸媽媽那副哭喪的臉，我的家境不大好，只靠着兩匹馬的平車給人拉腳維持生活。

爸爸以前是個很樂天的人，但『大東亞聖戰』後，馬車生意被警察限制的很厲害，爸爸就變了，常常皺着眉頭發脾氣。

吃飯啦，媽媽總是說：『孩子，你可別怨你媽呀！只怨你一生下來就趕上這麼個世界，連點大米也吃不着。』

記得有一次『勤奉』時，和日本學生在一個食堂裏吃飯，他們吃白的，我們吃紅的，我就問川畑：『我們怎麼不能吃大米呢？』她說：『因為大米

太少了。』爲這事我氣憤難過了許多日子，而我却對媽媽說：『不要多廢話吧，打仗的時候，就應忍耐點。』於是我就大口吃着高粱，爸和媽互相對看着，半天說不出話來。有時爸爸就說：『假小子！什麼鬼迷住了你的心竅了？明天不要去唸書了！』緊接着我就跟爸爸吵一頓，第二天還是背着書包去上學，一路上還熱情的想着：『將來川畑老師送我上東京，我要做個音樂家……。』

二

七月的悶熱以後，連日陰雨。

爸爸時常帶回許多驚人的消息，我不信，我不信戰爭之神會飛到『滿洲』來，我想日本軍隊總是無敵的。

爸爸這幾天特別高興，坐立不安，嘴裏老是哼着京戲，把個收音機弄得吱吱亂叫。

有一天，爸爸突然大聲叫我：『假小子，假小子！你快來聽！』

收音機像個病了的歌手，唱着又沉重又緩慢的日本國歌，接着是『天皇』宣讀『停止戰爭』的詔書。

我茫然了，像個木偶一樣。

而爸爸呢！他『啊！』的一聲跳起來，一把把我抱到懷裏——我記得從我變成大姑娘以後，他從沒有這樣抱過我——他的鬍子刺着我的臉，他像發了瘋似的狂叫着：

『這下可好了！』然後把我放開來端詳了一會，又緊緊的一抱，爸爸在笑，笑的聲音那麼大，連眼淚都淌出來了，我也像受傳染似的跟着傻笑了一陣。

『今天晚上爸爸請客，請客！』他用了青年的步伐，一溜風跑到街上去了。

街上沸騰着，人們像醉了似的談笑着。在學校門口，正碰上川畑老師，她身上背着一個很大的包袱，手裏提着一口小皮箱；我照例行了一個禮：『川畑老師，你上那兒去？』

『我，——回家去，再會，夏桑。』她扭過那臘黃色的臉，匆匆的走上了馬路。校門口正有一羣小同學指着她的背影和包袱罵起來：『噢！日本婆子回家了！』

『「友邦」還是「親邦」？』

『哈哈……』

我被她們這種不禮貌的行動嚇住了，我問：

『怎麼回事？』

『祖國光復了！』小同學們答。

『什麼？你說清楚些。』我說。

『剛才王老師說的，我們是大中國人，中國啊，就像一個秋海棠葉一樣。……』

我翻身進了校門，學校鬧歡了，樓上樓下都是愉快的歌聲，同學們在樓梯上砰砰的亂跑，有些人嗓子都叫啞了。這時候我才意識『祖國光復』一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

汪乃芳和任明正在畫旗幟，紅墨水已經塗好，藍的還沒塗，兩個人認真的計算半天，就問我：『夏紅秋，你知道咱們中國這青天白日旗是幾個角啊？』

『我怎麼知道呢！』我答。

他倆終於畫了十個角，乃芳就跑去告訴：『王老師，國旗做好了！』旗桿底下的同學七手八腳的把五色旗降下來，新畫的小旗漸往上升，不知誰用口琴奏着升旗的曲子，全校靜默了。

十天的烏雲像被神人注定了一樣逃散了，天晴啦！王老師特別穿上一件藍布長衫，用一種詩人的姿勢演說了：

『同胞們！在安東已經有十四年沒有見過祖國的旗幟了，可憐的孩子們，你們做了十四年的亡國

奴啊！』

『我今天聽到了重慶的廣播，我們的國軍，在我國唯一的領袖蔣委員長的領導下，就要來拯救我們，讓我們高呼一聲：蔣委員長萬歲！』

『萬歲！』同學們像爆發一樣的歡呼，高高的舉起雙手。

『從今天起，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，就永遠飄在這裏了！』同學們用無限感激的眼光看着旗，汪乃芳已經激動的低泣起來，也有的像耶穌教徒似的跪在地下。

我——被這種空氣給溶化了。

回家的路上，滿街男學生騎着車子，車前面插着青天白日的小國旗，毫無目標的飛馳着。

爸爸請過客之後，我和弟妹們圍着爸媽，爸爸用講故事的口吻敘述着『九一八』和老中國，媽媽還不時的插嘴補充；一會兒，許多親戚鄰居都帶着滿頭大汗來串門子，我立刻買了些冰棍分給大家，他們爭先恐後的報告着新消息：

——小鼻子要繳槍了，聽說『老毛子』到了新義州！

——『五番通』有一家日本人七口都自殺了。

——真是他媽的報應！

——噯！咱中國軍什麼時候來啊？

——再有幾天不光復，咱們就都得叫鬼子弄死，你不知道咱的名子都上了生死簿的。

——蔣委員長真是神機妙算！

——他老人家高壽，真託他的福啊！

平時在這樣場合下，我是吵鬧頂兇的，可是今天我說什麼呢？照爸爸的說法，變成『滿洲國』的時候我才三歲呢。我只好貪婪的聽着這些新鮮事兒。

很晚很晚才上床，模模糊糊就做起夢來。

我彷彿看到川畑走到鴨綠江邊上，先把包袱扔進江去，然後自己就縱身往江裏一跳，她就沉到浪花裏去了，以後，又做了一個好的——

……從西邊來了一彪人馬，打頭騎紅馬的是一個老將軍，有着銀白色的美髯，他手裏拿着一面很大的國旗。爸爸偷偷的對我說，這就是『蔣委員長』，他的兵士都是美男子，掛着金色的勳章和肩牌，短馬靴後面閃着嶄亮的馬刺，在沉重的戰鼓聲中行進着。

我們學生都穿着各樣色彩的衣裳，虔誠的歡迎他們，就跟恭迎『康德皇帝』蒞臨安東時的情景一樣……

終於被轟隆隆的蘇聯飛機聲把我驚醒了。

三

每個東北人，大概都會經歷過這一場混亂，現在回想起來，還像是擺在眼前。

倉庫衝破了！人們扛着嶄新的布疋、軍毯、皮鞋……瘋狂的奔跑着。物價空前的降低，尤其是軍用品。

日本人已失去『優良民族』的尊嚴，而蹲在道旁擺小攤子。出售東京和大阪製造的東西。

警察把綠衣服染成黑的，仍然站在街頭。

廣告招牌的日本字都被塗掉，而換上『中國』或『國華』之類的字樣。國旗竟日懸在大門口。

無論是白天和夜晚，都能聽見槍聲。

學校裏，在王老師領導下，已經掛起孫總理和蔣委員長的像片，黨國旗和總理遺囑，我們每天都莊重的唱着『三民主義……』而且，我還聽過一次蔣委員長的廣播，雖然他的南方口音我大半聽不懂。但我還努力的去揣摩着，當我聽懂了的時侯，我就滿心歡喜的咀嚼着這句子。我最愛聽人家講『委員長』的故事、言論和軼事，我簡直崇拜他到

了頂點，我認爲他是中國的天皇，又是世界『四大領袖』之一，我，我甚至可以爲他而死去。

安東這時也有國民黨，但都是地痞流氓之輩，我想這是冒充的，蔣委員長不會承認他們；我們天天埋怨着：『難道委員長就忍心捨棄我們安東同胞嗎？』

×

×

×

就在這時候，街上無聲無息的出現了一種奇怪的兵，大家都叫他們『黃大褂兵』，王老師則叫『共匪』或『八路』。

我猛然想起在二年前川畑老師曾借給我一本雜誌，上面有四個問答題，其中有一條是：『問：你知道八路是什麼軍隊？答：是世界最壞的軍隊。』啊！這最壞的軍隊怎麼會跑到安東來了？

那天放學回家，看到兩個兵，一個提着石灰水桶，另一個拿着把小刷子，穿的果然是黃而舊的大褂軍裝，長的簡直沒了膝蓋，繫着一根細皮帶，帽子因風吹日晒變成灰白色，那綁腿呢？打的像一根棍子一樣，上下一般粗。黑色的大布鞋還有兩個補釘，臉色比我還黑，黑得有點發紫，看上去似乎沒有什麼特別的表情。

『劉同志，這裏寫一條吧！』一口山東音。